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八

神宗皇帝

討梅山蠻

熙寧五年閏七月庚戌遣章惇察訪荆湖北路農田水利  
常平等事始議經制南北江南南江北本唐叙州五代失守  
羣蠻擅其地虛立州名十六國朝並隸辰州許令貢奉則  
給以驛券其後有歙州舒先秀者爲之首領提點刑獄趙  
鼎言歙州峒首剝剝無度蠻衆願內屬時熙寧三年也明  
年辰州布衣張翹上書論江南蠻雖有十六州惟富歙叙  
州僅有千戶餘各戶不滿百土廣無兵加以薦饑近向永  
路與績鶴叙口州蠻自相讎殺衆苦之咸思歸化願先招

撫富砍二州俾納土則餘州自歸又言北江下溪州刺史彭師宴孱懦衆不畏服爭鬪雖殺不已皆有內向心近師晏嘗於辰州自陳願以石馬鎮一帶疆土歸化乞乘機招納建城寨定稅賦詔以勅書并鼎所陳下知辰州劉策詢度於是請如勅言領兵壓境密行招諭直下溪州修葺一城置五堡寨仍遣其子圖上方略上曰策言兩江事所規畫甚善非貪其土地但欲弭患耳九月丁卯詔比差章惇經制梅山蠻事今令知潭州潘鳳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蔡卞與惇協力處議毋致失誤梅山蠻素凶獷數出抄掠漢界嘉祐末鼎州人張頡知益陽縣收捕其桀黠者符三等遂經營開拓安撫使吳中復以聞其議中格及戶部

判官范子奇權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復奏壘恃險為邊患  
宜臣屬為郡縣子奇尋召還又述前議會遣惇察訪南北  
江遂以命之既而更委鳳口十一月庚申章惇言招諭梅山  
蠻徃今作者戶皆懂喜爭闢道路迎所遣招諭人得其地  
東起寧鄉縣司徒嶺西抵邵陽白沙寨北界益陽四里河  
南止湘鄉佛子嶺又言南北江事亦各有序 六年二月  
戊戌以歸明人黃全諫為三班奉職辰州指揮使仍賜銀  
絹袍帶初洽州蠻李光全等欲連富州村因為亂全諫執  
送官故賞之其後章惇言賞全諫太優恐難繼其次三人  
止乞與殿侍上以問安石安石曰不然安能使人人踴躍  
有趨賞之心而口治不敢出而求助陛下每恐賞輕重不

等即有人期望如漢高祖功臣未有受封者先封趙子弟  
四人若畏功臣期望即不敢如此不敢如此即何以收趙  
人心今賞全諫正是封趙子弟之意人主作威福若使人  
臣各自較量厚薄操券以責人主恐人主不可勝責故太  
祖責三班援例求賞盡誅之所以銷人臣悖慢之氣而長  
人主威權若能如漢高祖收趙子弟即人臣有期望為亂  
者□□今衆誅之而已 四月壬辰權邵州防禦判官郭  
祥正為太子中舍章惇言祥正均給梅山甲及根括增稅  
有勞也 五月癸亥章惇言權發遣荆湖南路轉運副使  
蔡□元奏梅山利害及措置梅山武岡徭人得主客萬四  
千八百九戶丁七萬九千八十九口田二十六萬四百三

十六畝起稅租及修築武陽關破城寨其提點刑獄朱初平管勾常平司喬執中知潭州潘口並協力同議詔各遷一官 六月辛巳南江歸明人向永晤奉其祖防禦使通漢所受真宗塗金交椅銀褒劍及富川印來獻詔以劍椅先朝所賜還之而留其印 七年四月詔置沅州以懿州新城為治縣以盧陽為名從章惇請也

南江傳云懿州賜名沅州潭陽縣名盧陽縣並繫之七年六月案實錄乃七年四月十九日事也正月十九日惇請建州縣城寨當參考九域志云沅州潭陽郡熙寧七年收復漢洞熬街古顯叙破中勝富瀛續允雲洽俄獎見坡宜十七州即唐叙錦獎州地置州治盧陽縣領

廬陽麻陽黔陽三縣及寨二熙寧五年收復以破中勝  
雲鶴縵五州即唐叙州龍標縣之東境置安江寨富境  
圓三州即唐叙州龍標縣地置鎮江寨食貨志云章惇  
初築沅州亦有屯田務

八月甲午併辰州麻陽招諭二縣隸沅州 十一月戊戌  
賜江淮發運副使張頡獎諭勅書并銀絹二百先是章惇  
言構置梅山實自頡發之詔頡具元奏事節以聞故有是  
詔 八年三月丙辰沅州奏比建州學令聽讀者已多乞  
賜國子監書庶一變舊俗皆爲禮義之民從之 十一月  
荆湖北路轉運使孫構言下溪州刺史彭師晏等十人內  
附已遣知辰州陶弼等部兵夫築下溪州城寨時南江新

定師晏據北江之下溪州桀黠難制弼以謀間其黨保靜  
永順等六州酋豪使自相仇師晏舉族爲諸酋所攻殺僅  
以身免弼乃爲書委其用事首領周興諭以禍福師晏遂  
與興及衆數千來降弼取地築城寨五弼永州人也 十  
二月庚子荆湖南北路轉運使孫構言沅州招納僞地林  
錦等十三州歸明得戶三千九百十丁六千四百四十一  
邛州分認歲入課米以鹽酤之州界遠者六十里近者四  
十里請補知州等官詔授地林錦州楊昌璽等十三人爲  
班行軍將 元豐五年正月戊申容省副使知誠州謝麟  
言本州旁近戶口或遠隸它州見有封疆不足城守乞增  
割戶口山川并降屬縣名額詔沅州新修貫保托口小由



豐山堡寨係控扼蠻蠻形勢之地宜以瀕渠何貫堡寨為治所合置渠陽縣隸誠州仍以麟知沅州管勾沅誠州公邊安撫公事又以西京左藏庫副使閻門通事舍人周士隆知誠州置兵馬監押職官司戶參軍各一員並令謝麟舉官一次誠州官任滿依沅州酌獎

九域志云誠州唐溪峒誠州皇朝熙寧九年收復元豐四年仍舊置治渠陽縣

六年四月湖北轉運使言誠州開修潭溪等溪峒直抵廣西都懷寨若通北路中徹融州實可扼三路溪洞之喉衿望下廣西協力經營詔熊本應副無得請張致失機會五月戊子西上閻門使果州刺史謝麟言先準朝旨撥托

口小由貫保靈山四寨并若水倉隸屬誠州緣沅州與誠州元自梅口爲界今因割移四壁堡以洪江口爲界自洪江口至梅口江約三驛又從托口寨盧陽縣界至梅口江約四驛削取沅州封守附蓋誠州太廣不惟沅州戶賦人兵不足以成都兼誠州見招納上和潭溪等洞自可以開拓封疆兼結狼九衝等諸洞並在托口寨西南見隸沅州水陸道皆由托口寨設或溪洞入寇誠州地遠力不能制沅州又爲托口等所隔難使措置或以生事乞以小由托口兩寨依舊隸沅州以大由等溪洞割隸誠州從之

平清井壘

熙寧六年晏州六縣夷自清井謀入寇五月癸丑命都官

員外郎熊本察訪梓州路常平等事并體量措置瀘州清  
井監夷事

新紀但云遣熊本措置瀘州夷

先是本蒲宗孟皆言討清井蠻不當發西川兵既弱又遠  
當發戎州兵而已又言清井蠻不當發兵討之蠻急則恃  
山林官軍不能入也然有田以爲生若以兵擾之使不得  
田即亦自困今不務擾之使不得田而盛兵討之我罷則  
彼出我出則彼藏瀘州糧食難繼我師必困上以爲然欲  
即選遣此兩人王安石曰臣欲更與計議請取旨時李曼  
建議欲以王命撫納甫望个起及晏子安石又白上此兩  
人皆以爲甫望个起晏子不可以王命崇獎成其氣勢後

不可測臣愚以為此二族多不過萬人夷俗以王命為重  
今竄以爵命歲時稍加優賜約以勿相侵擾若懷惠乃所  
以絕其兼并之謀今縱為生夷即彼自相兼并非我所能  
制何由禁其侵疆上謂曼失策安石曰曼奏亦但云各領  
本部不得相侵擾而已撫二酋以王命恐當如此上乃以  
為然既而安石曰熊本子細必能了當違獨違本仍令諭  
本此意 九月詔故長寧州土刺史蓋子斗辣為長寧州  
土刺史隴屬村首領斗始該為巡邊使以措置違事熊本  
言斗辣族距清井監十里領山前十二村夷眾未嘗為寇  
昨以一馬七牛吉刀等結斗始該攻討三里寇賊來劫首  
級斗辣乞與父時封爵隴屬村亦控制諸夷水陸形勢之

地緣始該隸南廣州土刺史李行從而使之同至故有是命 戊辰察訪梓夔路常平等事熊本言近制漢戶典買邊人田土者聽今訪聞戎瀘州縣分前此漢人亦多私典賣邊人田土者皆出情願即無爭競但不敢經官印契謂宜許令賣契赴官陳首如無交加即印契給還其元無稅租地土不以初前後並令量認租稅從之 十月辛未王安石因進呈瀘州事言得熊本書以爲甫望个起晏子可羈縻初本在京師臣與言如此本不以爲然及今乃知須合以爵命羈縻緣甫望个起羈縻能掠有生夷自立必盡有才略或是豪傑若不羈縻任其并合以彼生諸夷不難并制遂致強大即爲一方邊患今乘其未然以爵命羈縻

旁近諸大族各隨諸部加以爵命既加爵命並為內屬部落即難相并合所謂為大於細圖難於易也上悅曰已令熊本經制他日可如此安石曰本云且有奏請僉議除瀘守上曰專令熊本經制却令本自舉一人知州事更求人未必及本安石曰此甚善十二月丁丑梓夔路察訪熊本言江安寨兵官以商議賈田為民誘三里夷人斗設等至寨因語問傷殺兵官主名其人自以罪大即拔刀相殺尋斬訖斗設等劇賊也上曰此等人固不可赦然誘而誅之或為它日之害謂之口殺特以此為名耳後本乞賞功上弗許蓋本以檄召戎州司戶參軍程之元權領江安縣密圖之之元即召諸酋見於廷問景左藏安在諸酋呼噪

不服因殺九十餘人斗設手刃思忠者械送瀘州凌遲斬之以祭思忠 七年正月甲子熊本言自十一月己卯親將蜀兵東兵募土丁凡五千人入夷界捕殺小路大小四十六村蕩平其地納銅鼓槍牌乞降者因即撫定之及於所得地內小溪口寧遠寨西置二寨立壕面荔枝檄等處置卓望四堡平治險隘開修道路建置橋閣里墩悉已周備并晏州柯陰縣夷嘗助小路夷抗官軍亦行討伐即至軍前作誓永不犯者地凡得其所獻地一百四十里已募人墾耕其屬悉已聯為保甲臣與轉運使陳忱提點刑獄范百祿於今月辛酉同所將軍馬次江安縣見遣兵分屯及差次軍前功狀續具以聞

十一月乙卯十六日也。今月辛酉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也。按熊本集清并享士題名本以六年五月自東府據視瀘南夷事七年正月一日自江安次寧遠二月二十日戊子同陳忱范百祿至清并享士其稱今月辛酉是二十三日無疑。但不應二十六日使奏到恐實錄誤編。入此姑從之。

四月辛卯賜瀘州軍前効用黔州弩手疏忠勝義軍人賜錢三千有功者別議賞清并蠻寇邊此軍出力死戰蠻隔溪語曰相與無怨何致力也義軍罵曰朝廷遣我擊賊不知其他以藥箭射賊當之者立死賊惡之曰此黔州弩手箭也。五月乙亥西南蕃烏蠻羅氏鬼主僕夜為銀青光



一、  
一、  
祿大夫知霸康姚州南望介怒為銀青光祿大夫知霸康  
歸涿州沙取陸路乞弟並為把截西南蕃部巡檢從經制  
夷事熊本請也

討茂州蠻

熙寧九年七月癸亥成都府路體量邊事王中正言茂州  
所管靜州州將楊文緒因蕃部謀燒叔市戶圍逼州城并  
率張仁貴結連背叛今雖擒獲文緒然已病困恐且死無  
以狗眾運輒斬之具張仁貴并妻女等乞裁斷詔張仁貴  
凌遲處死并楊文緒妻女並依謀叛已上口行法仁貴茂  
州牙校也 十一月癸酉內侍押班王中正為昭宣使劉  
昌祚為皇城使狄諤為客省副使王先祖為引進副使以

討納茂州蕃部且建堡寨以為邊防賞功也昌祚詠等皆  
中正所搆以來者先祖為梓夔路鈐轄受命策應以兵三  
千渡索橋歷流沙飛石之危會中正等破難宗關次蕩算  
策谿諸族得級數千他物稱是遂軍難宗關去茂州五十  
里石鼓村扼其半道而為賊所據中正患之召先祖與昌  
祚詠議先祖獨請行既叩石鼓賊恃險矢多如雨先祖以  
銳兵分四路登山出賊背以取其隘賊不意遽遁追至茶  
山迫夜親執旗鼓擁之以進追斬數百級墜崖谷死者無  
算遂招納餘族及營諸堡若會中正等於茂州乃歸始中  
正至成都而茂州既與蕃部私誓當罷兵中正獨言受御  
前劄子有所討殺六月引兵自難宗關入恭州乘蕃部不

設備掩擊之斬首數百焚蕩族帳幾盡尋復與私誓七月  
又襲之隨復與私誓具奏以蔡延慶雖云私誓官軍至雞  
宗闕蕃部輒渝約距戰故也時延慶已坐措置乖方被責  
且去成都矣故事蕃部私誓當先私牒兵求和物官司籍  
所掠人畜物財使歸之不在者增其價然後輸誓牛羊豕  
口耒耜各一乃縛劔門於誓場酋豪皆集人人引於劔門  
下過刺牛羊豕血飲之掘地爲坎反縛羗婢坎中加耒耜  
及口於上投一石擊婢以土埋之巫師咒云有違誓者當  
如此婢及中正私誓初不令輸牒兵求和等物亦不索所  
掠羗婢以穗蒙之經宿而失中正又先過劔門蕃部皆  
輕之自是剽抄未嘗絕也 十二月庚戌改茂州汶川縣

置威戎軍使及置鎮羌寨雞宗關

討瀘州蠻

熙寧十年羅苟夷犯納溪寨詔涇原副總管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弟等犄角討蕩五十六村十三國蠻乞降乃詔罷兵元豐元年乞弟率晏州夷合步騎六千至江安城下責平羅苟之賞城中守兵繞數百震恐不能授甲蠻數百乃引去知瀘州喬叔遣梓夔都監王宣以兵二千守江安仍奏以乞弟襲歸徠州刺史召乞弟拜物乞弟不出喬叔以賄招之乃肯來蠻以爲畏已益悖慢五日遂以衆圍羅箇牟族羅箇牟熊本所圍結熟夷也王宣馳救之蠻解圍合力拒官軍宣興一軍皆沒事遂殘存寶怯懦不敢進乞

弟送款給降存寶信之遂休兵於綿梓遂間四年詔以環  
慶副總管林廣代存寶後以存寶逗撓誅之五月癸丑林  
廣言差借賦史利言貴文字付乞弟以取王宣下落慶兵  
士及說諭為名陰圖進兵之路勇勁可嘉詔廣問利言道  
路巢穴險易遠近及應有聞奏具析畫圖以聞初利言到  
乞弟所乞弟遣其奴沙自阿義隨還獻馬四十匹并歸所  
虜兵士七人辭款甚遜而利言具道乞弟降意未決所陳  
道路大軍進發訖不由此十一月林廣進軍特容琪落始  
兜臺相率據隘我軍是日廣分遣諸將腹背攻之斬二千  
餘級得王宣王慎言陷賊時印賊大震恐呼漢兵為生鬼  
從天而下自是所向莫敢當者遂進軍阿徐池 十二月

林廣之駐軍阿徐池 十二月一日 乞弟遣人投書求降廣  
納之及軍次落婆遠越三日廣復令乞弟所遣蠻奴阿義  
阿生同往諭乞弟乞弟又遣人納降書翌日乞弟又遣其  
叔阿汝獻馬五十四請退軍廣隨阿汝所指擊即退四將  
行營於後山然實扼賊歸路乞弟又請不解甲廣策其有  
異謀為除阜為壇距中軍五十步且設伏辛未乞弟擁千  
人稱降廣從十數卒出壘以待之乞弟伏弩毬棗下猶豫  
不肯謝恩廣即發伏擊之賊大奔潰斬阿汝首豪二十八  
人俘三百餘級獲馬鎧仗及乞弟父子所投告勅歸休州  
印納江有二橋乞弟弟阿字乘乞弟馬上橋王光祖父子  
追迫墜水斬之軍中以為乞弟爭其尸得金絡項條脫者

以故乞弟得徑下橋跳去 五年二月丙辰詔昨興師討  
乞弟今既蕩平窠穴即與擒捕乞弟同功其使臣軍兵等  
除留戍守外餘各遣歸林廣候措置新立堡寨畢回本位  
初廣失乞弟於納江衆十萬人皆無人色官吏噎哽不能  
食乃令進寨追賊越七日次白崖又五日壬午晦次老大  
人山山形皆刀劍立正月癸未朔上老大人山乙酉次黑  
崖丙戌過鴉飛不到山己丑至歸徕州大小茅屋繞百餘  
間乞弟所居則以木爲之亦百餘間自發納江即入叢菁  
無日不雨雪兵夫凍墮指者十二三疾病死亡者不可勝  
數往往取僵尸脗割食之留歸徕州四日求乞弟不獲參  
文昞問廣軍軍當何如廣曰已如朝旨蕩賊巢穴雖不獲

元惡亦當班師待罪文昞乃出去年六月所受密詔云將  
來大兵深入討賊期在棗藪元惡如已能破其巢穴及城  
守要害雖未得乞弟萬一糧道不繼亦聽班師軍中皆呼  
萬歲曰天子在九重明見萬里之外乃定計班師癸巳發  
歸涿州循寨而還是月癸丑朔次江門廣與苗時中參文  
昞輕騎同往樂共等處相視要害修築堡寨仍以樂共為  
城江門為寨梅令山席帽溪皆為堡西通清井寧遠安溪  
以達江門東於大洲壩置堡以通納溪包括上下底蓮褒  
等利悉居腹內皆時中及程之才初為韓存寶先事經畫  
者也廣之進寨追賊中軍皆由四出獨留疲老三百餘人  
在寨暮夜刁斗無聲時中問廣何故廣曰既失賊當就死



不暇郵此耳時中曰公誤矣朝廷付公以十萬衆豈可同  
偏裨効一死為勇耶乃命追者整軍而進又欲移兵討落  
母部索乞弟時中曰公師十萬衆深入死地元惡既失豈  
可妄加無罪族帳為朝廷更生事耶要當圖此十萬衆生  
還計耳廣從其言自納江至歸徠州暴師四十餘日糧道  
不至乏絕時中之力居多是歲置瀘州樂共地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九

神宗皇帝

徐禧永樂之敗

元豐五年七月戊子鄜延路計議邊事徐禧等言銀州故城形勢不便當遠築於永樂堞上蓋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要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於邊將事功實為俊偉軍鋒士氣固已百倍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蓋有不關禦戎利害而徒費供饋者城堅守備則賊不敢攻兵衆將武則賊不敢戰固不以州城軍寨遂分輕重今若選擇要會建置堡寨名雖非州實已有

其地舊來邊寨乃在腹裏他日定州亦未爲晚已與沈括等定議自永樂塔聲塔平移市石堡高延至長城崩置六寨自背岡川良也孟也羅韋囉泊川至布娘堡置六堡寨之大者城圍九百步小者五百步一寨用工略十三萬餘堡之大者城圍二百步小者百步一堡用工略萬三千其堡寨城圍要務占盡地勢以爲永固其非九百步之寨二百步之堡所能包盡地勢處則隨宜增長亦有四面崖險可以股削爲城工料但如所約可足從之 八月壬戌徐禧奏舉及沈括等以丙辰發延州蕃漢軍十餘將凡八萬後夫荷糧者倍之既定議而种諤還自京師極言城永樂非計禧怒愛色謂諤曰君獨不畏死乎敢誤成事諤曰城

之必敗敗則死拒節制亦死死於此猶愈於喪國師而淪  
異域也禧度不可屈奏請跋扈異議不可與偕行有詔留  
諤守延州 九月甲申永樂城成初興版築寇數來爭皆  
敗去及是畢工使景思誼以兵四千人守之 丙戌徐禧  
李舜舉復入永樂城曲珍謂禧曰聞口兵甚重給事與敕  
使宜遠處內寨檄諸將督戰可也禧笑曰曲侯老將乃爾  
怯耶不聽丁亥口三十萬衆攻城珍率兵禦之將官寇偉  
等八百餘人戰歿敵遂圍城 乙未种諤言臣止與所留  
病羸怯懦兵四千竭死力守護延州諤初議進城橫山本  
意身任統帥成大功在已而為徐禧沈括所外及永樂被  
圍諤據城觀望故託名守延不即往救 丙申上批付沈

括永樂城至為危急若不斟酌便宜措置則恐誤朝廷事  
愈重累降處分軍前事可多方募人傳達令求方便濟國  
素城 戊戌永樂城陷初沈括謂徐禧曰吾東才三萬彼  
雜集之兵數十萬宜易當也不如委永樂城以困之禧不  
從比入城敵傾國至諸將皆請乘其未集夜往襲之禧又  
不從高永能言尤切曰彼性如狗不意而輒加笞叱則氣  
折不能害人若持疑不斷縱其蹂梁將無不至今先至者  
皆精兵急與戰破之則駭散後雖有重兵亦不敢跬步進  
此常勢也塵埃漲天必數十萬之衆使俱集則寡衆不支  
大事去矣禧岸然持其贊謂永能曰爾何知王師不敵不  
成列永能退將肩謂人曰吾不知死所矣寇騎稍逼禧乃

命曲珍等志城中兵陣於岸下水際禧植黃旗于城  
下臨視之敵先以騎五萬嘗我禧即遣奇兵突而前陣堅  
不可動三戰則全師俱進奇兵奔我師遂潰曲珍扣城謂  
禧曰兵敗矣敵人當我者皆其精銳前軍勝而情在後者  
皆老稚公可速出潛師踰西山遠出其後擊其老稚彼衆  
必亂此政兵法也禧閉壁不應珍乃犯關入保收散亡永  
樂城依山無水下瀆無定河爲井十四築壘營之寇衆驟  
至李稷惜軍食不納役卒卒以所持糧鉢掘壘爲磴道爭  
先登墉乘之遂奪水寨城中掘井三汲泉僅能足飲將領  
於是士卒渴死者大半至絞馬糞而飲之寇知沈括退保  
絳德永樂孤絕攻愈急高永能謂李稷曰新城久雨土濡

且壞不若盡庫幣以募死士突圍出十猶可得七八不然坐致死耳曲珍亦以告禧禧訖不從又責珍曰曲侯以軍敗又欲棄城邪及圍城浹日遣使呼城上人求和禧亦知勢不敵乃遣呂文惠應之文惠至寇帳其首生文惠於地曰爾小將不可議約當令曲太尉來即遣文惠還禧以曲珍總軍政不可遣而景思誼自請行禧曰萬一蹉失恐傷國體思誼曰今勢已逼倘能以口舌說之使緩攻以待外援不亦可乎欲活數萬人命豈顧一身邪首見思誼言若還吾蘭會米脂事在元豐四年並見西邊即當解去思誼曰此係朝廷非邊臣所得專也敵人囚之初思誼去時惟禧舜舉有水兩壺諸將絕飲已三日敵人亦不知攻稍緩

是日忽於城下呼曰漢人何不降無水已三日矣禧以壺水揚於外示之曰無水此何物也則笑曰止於此矣由是疑恩誼泄之是夜大雨敵兵四面急攻士卒餓疲不能復拒夜半城遂陷禧及齊舉俱死稷爲亂兵所殺田珍及王湛李浦逃歸士卒得免者十無一二齊舉將死裂衣襟草奏云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稷亦草奏云臣千苦萬苦也禧不知所終或言禧實不死有陷敵還者常見之

十月戊申朔李桓种諤沈括奏永樂城陷漢蕃官二百三十八兵萬二千三百餘人皆沒先是沈括奏寇兵來逼城見官軍整故還上覽奏憂之曰括料敵踈矣彼來未戰豈便肯遽退邪必有大兵在後已而果然及聞城陷涕泣



悲憤爲之不食早朝對輔臣慟哭莫敢仰視既而嘆息曰  
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相蒲宗孟曰臣嘗言  
之上正色曰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高常言  
用兵不是好事耳 乙丑詔廊延路計議官試給事中徐  
禧內侍押班李寅舉轉運判官李稷自永樂城陷不知存  
亡必已死事禧贈金紫光祿大夫兼吏部尚書舜舉贈昭  
化軍節度使並賜謚忠愍各推恩二十資舜舉子充遷十  
資自借職爲供備庫副使兄舜聰五資自左藏庫使爲皇  
城達郡團練使舜欽并姪瑜各遷一資妻任氏持封夫人  
稷贈朝奉大夫工部侍郎推恩十二資並賜銀絹各千八  
內高品張高勤贈皇城使賜銀絹各五百推恩七資禧爲

人狂踈而有膽氣尤喜言兵以爲西北唾掌可取但將帥怯懦耳呂惠卿以此力引之於上故不次擢用先是惠卿在延州首以邊事迎合朝廷已而去官沈括繼之遂請討伐种諤以廊延之師深入無功高遵裕以環慶之師至靈州城下狼狽而還陝西河東騷然困敝天下共望朝廷息兵而沈括种諤陳進取之策復請築城繕素以邊事自任上遣往經畫之既入其境不爲備狂謀輕敵猝遇強寇故敗自是之後上始知邊臣不可聽信亦厭兵事無意西伐矣

自呂惠卿力引徐禧以下朱本並削去其意可見也新本以復存之今從新本邵伯溫見聞錄云自今更不用

兵與卿等共圖太平蓋指此事

丙寅詔种諤問高世亮於何處求得高永能遺骸更遣人求訪徐禧李舜舉李稷張禹勤遺骸候見即依沈括已行賻諭給賞錢遷資酬弊初永樂城陷高永能之孫昌裔與左右欲掖永能由間道走米脂永能曰吾未髮從事西陲大小數十戰未嘗敗今年七十又荷國恩寵恨無以報今雖幸免柰士卒死者何汝曹勉之是乃吾死所也因易弊衣奮戰而寇不知其爲永能也後永能子世亮及昌裔馳數十騎入城得永能尸以歸 六年四月辛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文州刺史种諤卒自熙寧初諤首興邊事後再討西夏皆諤始謀卒致永樂之敗議者謂諤不死邊事

不已 七年三月庚戌手詔劉昌祚本路士氣自永樂不  
守以來折索摧喪非往日之比近聞訪將互出頗獲首級  
軍氣小振則豪勇異常之人宜有推別將以氣作之使鼓  
率士心樂於攻戰今賜御製線戰袍紅線勤巾金線烏梢  
弓虎紋帳新銀纏桿槍朱漆團排金鍍銀裝手刀各五十  
宜擇衆與之人量所宜賜之 元祐五年二月己亥見陷  
沒夏國入一百四 九人以晉州進士邢達原爲本州文  
學賜袍笏先是永樂城失守達原等爲夏人所掠旣遣使  
詣闕請罪至是具籍以歸

經制安化蠻事

元豐五年六月壬申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蠻

作過乞指揮所屬官司處置上曰默意欲用兵耳其為人  
蠢昧付之未必辦事且所言本路兵丁足用若用之便言  
不足正如匠人造屋小計之既興工乃見材實侵多用兵  
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達安南與昨來西師王中正高遵  
五路代靈州事見西造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  
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十數萬人於死地朝廷不  
得不任其咎如瀘州乞弟其初但為索籬笮車困骨價復  
私怨耳王宣過分往救之為乞弟所殺事遂張大比及事  
平公私蕭然勞費天下大事蓋嘗起於至小章惇曰天下  
事皆積小至大唐虞君臣相戒亦曰一日二日萬幾上曰  
知幾至難惟聖賢為能圖於未形所以無智名勇功其次

於其幾兆而圖之則易爲力其下事至於著見而謀之故  
用力多而見功寡或遂至於傾隕悖又曰善師者不陣蓋  
圖之未兆耳上曰事之將兆天常見象但人不能知彗字  
示人事甚直猶如語言顧今無深曉天道之人耳古人能  
知之則能消伏先帝末年字見甚大有聲光芒掃墳墓又  
熙寧八年十月彗見軫軫長沙星朕以安南爲憂王安石  
以爲不足虞不閱月安南叛前年彗出即位沒於張去歲  
興西師乃去卽位是事由朝廷本非四裔起事之象章悖  
又曰太微垣正象朝廷王安禮曰天示變則當靜以應之  
此古人之所以消伏者王珪曰天象旣如此必至於用兵  
此亦數也上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能正厥事雖必至於用

兵可以無悔矣事將萌而天象先見蓋人事在下氣積於積衆人之氣而先見猶人之五藏有疾病而氣色見於面又曰天下事莫重於兵社稷安危所係措兵既定則其他皆粉澤而已章惇曰古人以戎祀爲大事蓋事神治人莫重於此上曰戎與兵異甲冑起戎蓋兵至於用則謂之戎祭祀測鬼神之情狀爲難古人所以常合而言上曰太祖平諸國遣將如親行不勞而定子孫蒙福在所加重也王安禮曰太祖以不殺得天下累聖皆不妄殺一人所以後世安榮上曰三代得天下雖以殺蓋有出於不得已而殺者然未若得已而不殺古所謂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此不得已而殺又曰前世爲亂者皆無賴不逞之人藝

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無賴不逞之人以爲兵連營以居之什伍相制節以軍法厚祿其長使自愛重付以生殺寓威於階級之間使不得動無賴不逞之人既聚而爲兵有以制之無敢爲非因取其力以衛養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業定一無叛民自古未有及者藝祖養兵止二十二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餘年蓋因於此王珪曰國朝會要言國朝兵制雖詳然莫能推明其意張璠曰非陞神聖孰能知之 六年正月丙申經制宜州漢洞知沅州謝麟言招降元謀賊首羅世念并逐洞頭領種族四千八



百人納衣甲器械二萬并生界思廣洞酋長具到人煙戶  
千四百二十七口六千二百六十三納土歸順其傑黥酋  
首已付有司聽旨詔謝齋領果州刺史和斌領榮州團練  
使知安化州及惠廣等五十二洞酋領羅世念為內殿承  
制蒙承想蒙全聖蒙光越並為西頭供奉官蒙全呼蒙全  
件蒙懷忽蒙光連潘曹並為侍禁潘全釗為奉職並給俸  
與春冬衣初安化上中下三州及北道鎮月赴宜州公參  
及入中賣板木宜州歲四管設前知宜州錢師孟通州曹  
覲擅裁損例冉酒食不如舊買板木不及償償答貢物估  
價虧其實邊補文字至五年不給故自五年三月侵略省  
地五月費萬錢戰死六月知宜州王奇戰死事聞詔以麟

斌經制漢洞事以口師孟屬吏焉先是和斌爲廣西鈐轄  
經畧司委斌率步騎三千討羅世念當盛夏晝夜趣兵趨  
懷遠寨曰此要害之地得之則生矣或曰柰何背龍江邪  
斌笑曰此所以生也因示弱以驕之將士悉聽其暇迪自  
如旣兼旬迪大閱蠻人覘知兵少果大至斌親至營出俸  
錢市酒肉以勞諸軍曰吾雖老思効死以報國朔日見敵  
進退唯吾所視不如令者誅夜選將迎敵密戒以望敵則  
走口衆聞報皆恐斌高卧不動凌晨報益急斌從容會食  
度誘之至平坂列八陣以待之張疑兵左右山上戒軍前  
賈賤者瞰江壁立賊登佛子嶺見兵衆大驚斌分騎兵出  
其傍身不乘馬被甲步出策先鋒陣將士皆力戰蠻大敗

或欲益兵進討開置城邑會朝廷以斌同經制蠻事斌從容講畫進屯要害以圖撫納世念遂率其首黨內附云六月乙卯丹州刺史莫世忍爲檢校戶部尚書給銅牌旗號其子姪九人並賜官勲以經制宜州謝麟言大軍討安化蠻獠世忍獻木弓百絃二百藥箭五千自言世爲外臣修貢不懈故有是命

撫遏蕃戶董種

嘉祐六年八月邈州首領唎囉既年老國事皆委其子董種知秦州張方平嘗誘董種入貢許奏爲防禦使董種尋遣使入貢知雜御史吳中復劾奏方平擅以方爵許□□啟其貪心方平議遂不行先是契丹以女妻董種與之

共圖夏國夏主諒祚與戰屢為所敗及是諒祚舉兵擊董  
種屯於古渭州其熟戶酋長皆懼以為諒祚且求并吞諸  
族並詣方平求救方平懼飾樓櫓以為守禦之具畫籍諸  
縣馬悉發下蕃兵仍驛奏乞發京畿禁軍十指揮赴本路  
關西震恐樞密使張昇言於上曰臣昔在秦州邊人言口  
欲入寇者甚衆後皆無事實今事未可知而發京畿兵以  
赴之驚動遠近非計也請少須之數日方平復奏諒祚以  
引兵西之擊董種矣諒祚尋復為董種所敗築堡於古渭  
州之側而還諫官司馬光因劾奏方平怯懦輕舉請加寬  
謫奏三上甲申徙知秦州張方平知應天府 八年四月  
壬申英宗即位 治平元年六月辛亥詔增邈州首領哨

廝囉年賜大綵百疋角茶二百斤散茶三百斤又增其妻  
子孫及親信穹廬官封月給茶綵等 七月丙子以遼州  
首領唃廝囉子貳州團練使董禮為順州防禦使 治平  
四年正月丁巳神宗即位 熙寧五年二月丙寅觀文殿  
學士吏部侍郎呂公弼為宣徽南院使判秦州董禮用舊  
事貽公弼以書且稱敕公弼却之曰若藩臣安得妄稱敕  
董禮自是不復稱敕 元豐二年六月甲寅董禮貢奉大  
首領景青宜黨令夫等辭上召通殿陸論曰歸告董禮所  
遣貢奉人甚恭恪今已許汝納殺此後可數遣人來任便  
交易又聞部落子欲侵汝疆境祖父田土宜善守勿失皆  
奉詔唯唯 五年二月癸酉詔西蕃邈州首領西平軍節

度使押蕃落等使董種封武威郡王賜金束帶一銀器二千兩色絹細三千疋增賜大絲五百疋角茶五百斤阿令骨爲肅州團練使鬼章甘州團練使心牟欽種伊州刺史各賜金束帶一銀器二百兩絲絹三百進奉使李叱臘欽廓州刺史增歲賜茶絲有差青宜結鬼章止稱鬼章阿令骨稱阿里骨 六年十月庚子董種死阿里骨繼立阿里骨于闐人非咽氏後其母掌年瞎適嘗侍董種因養阿里骨爲子旣而董種得風痺病卧帳內委政於阿里骨甚親信之阿里骨又得幸於董種妻喬氏內外咸服逆謀篡奪董種先有子欺丁夏人及回鶻皆以女妻焉欺丁性輕仇好易服微行阿里骨陰使人賦殺欺丁及董種死阿里骨

與喬氏匿喪出令如他日悉詔諸族首領至青唐城始董  
禮之命曰吾一子已死惟阿里骨母嘗事我今當以種落  
付阿里骨仍厚賂大酋鬼章溫溪心等於是諸族首領共  
立阿里骨為董禮嗣阿里骨并取敗丁二妻為己妻母事  
董禮妻契丹公主其貢奉朝廷猶如董禮在日未遽以喪  
告也

此據哲宗實錄阿里骨傳注汪藻青唐錄高永年隴右  
錄增修青唐錄但云得幸於董禮妻不指誰氏隴右錄  
稱董禮妻喬氏又稱董禮妻契丹公主不知喬氏與契  
丹公主為同為異當考明年六月乙亥詔并王羣甲申  
雜見可考

十二月癸酉手詔李憲得錄奏董德阿里骨蕃字觀其情  
辭忠智兼盡顧中國食祿士大夫存心不過如此綱繹再  
三嘉美無已兼爾所回委曲頗中事情甚得朝廷口命之  
意緣今夏口表謀不小直欲并亡一路深入腹裏襲我之  
虛切不可以平日抄掠千百騎待之也宜大爲經畧廣作  
枝梧勿令得志貽患異日昔六合首耳羅支斯鐸督輪忠  
朝廷協力擊賊後成奇功殺李繼遷於三十九井當時朝  
廷報賞甚厚今董德阿里骨旣効誠如此宜更激勉使深  
入彼土求如上功以稱朝廷撫厚之意董德進奉人辭  
上顧董德首領曰自歸屬本朝後與夏國通好乎對曰昨  
夏國屢來言若歸我即官爵恩好如所欲臣等拒之曰自



屬聖朝荷國厚恩義不敢負上曰嘗與夏國戰吾對曰西人寇邊累曾率衆出戰奪得其城堡及獲首級甚多上曰歸報董德令盡心守國各賜器幣分物有差首領嘗與夏國戰殺敵有功者賜槍旗器甲

通使高麗

熙寧三年高麗八貢四年十月癸亥知制誥王益柔以草高麗答詔非工罷直學士院 七年二月癸未高麗國王徽表求醫卜畫塑四工以教國人詔羅極於四色人內募願行者各擇三兩人赴闕 庚寅詔國子監許賣九經子史諸書與高麗國使人 元豐元年正月辛未命安燾假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爲高麗國信使林希假右正言直

昭文館副之先是權知高麗國王嶽比年遣使朝貢上嘉其勤誠待遇良厚故遣燾等使其國三月辛巳命太常博士祕閣校理陳睦假起居舍人直昭文館為高麗國信副使代林希希謫監杭州樓店務以上批聞希雖迫懼朝命不敢終辭然形貌憂鬱不少舒且高麗望中國使人久矣苟一見希顏狀如此甚非所以使彼識達朝廷眷顧遣使通好之意今雖已啟行理終未便宜遣人代之故也 丁亥詔使高麗涉海新舟並賜號其一曰凌虛致遠安濟神舟其次曰靈飛順濟神舟 十一月己丑直學士院錢藻撰進遣押醫官賜高麗國王王嶽詔上批宜令許將孫洙更各撰一本以進尋命洙為翰林學士御史何正臣言安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十一  
素陳睦使高麗日以所得市馬易銀及於高麗界使人索  
驛料弄直害義辱命啟侮外夷望案治其罪追所與恩命  
仍詔高麗諭以使者失職之狀以慰遠人詔劄與素睦令  
知 二年五月辛卯賜明州及定海縣高麗貢使館名曰  
樂賓亭名曰航濟 十一月甲午明州言高麗貢使乞市  
坐船詔以靈飛順濟神舟借之 又言明州象山縣尉張  
中嘗以詩遺高麗貢使詔中銜替 三年二月詔大行太  
皇太后靈駕發引日聽高麗使陪位并館伴所言高麗使  
柳洪等乞過來慰入寺觀燒香比羣臣服黑帶從之仍以  
帶賜之 戊申高麗使柳洪以國王之命貢日本國所造  
車賜詔答之洪以禮詰侯不貢車不敢與貢物同進而館

伴使以聞詔許之乃進 四年十二月己巳高麗進奉使  
崔恩齊等百三十五人見賜物有差 癸酉高麗國王與  
二府親王書詔親王二府土物今受而不答止以書謝應  
臣僚答高麗國王書差著作郎林希具草進呈送御書院  
以精紙寫付使人回 五年正月詔在先朝時金人常至  
登州賣馬後聞金人馬行道役已屬高麗隔絕歲久不至  
今朝廷與高麗遣使往來可降詔國王諭旨金人如願以  
馬與中國為市宜許假道後金人卒不至 二月丁卯史  
館修撰曾鞏言竊考舊史高句驪自朱蒙得統升骨城居  
焉號曰高句驪因以高為氏歷漢至唐高宗時其王高藏  
失國內徙聖歷中藏子德武為安東都督其後稍自為國

元和之末嘗獻樂工自此不復見於中國五代同光天成之際高麗王高氏復來貢而失其名長興三年乃稱權知國事王建遣使奉貢因以建為王建子武武子昭昭子佖弟治治弟誦誦弟詢相繼立蓋自朱蒙至歲可考者一姓九百年傳二十一君而失國其後復自為國而名及世次興廢之本末與夫王建之所治皆不可考王氏自建至佖四王皆傳子自治至詢三王皆傳弟詢自天聖八年來貢至熙寧三年今王徽來貢其不見於中國者蓋四十有四年今陛下神聖文武聲教之盛東漸海外徼所遣使方集闕下蓋高句驪文字之國其使者宜知其國之君長與壞本末名及世次欲乞詔諭典客之臣問自德武之東也其

後何以能復其國何以復失之嘗傳幾君其名及世次可  
數否王建之所以興者何縣其興也自建始興抑建之先  
已有興者與自天聖至熙寧四年四十三年之間而徽復  
見於中國其繼詢而立者歟豈其中間復自有繼詢者歟  
徽於詢為何屬如其言可論次足以補舊史之闕明陛下  
德及萬里殊方絕域前世有不能致者慕義來庭故能究  
知四裔之事非聲教之所被者遠不能及此詔下畢仲行  
以所與使人崔思齊李子成語來上其所知不詳於羣論  
著也所可紀者新羅百濟內亂王建遂合三韓易高氏姓  
誦於治為遠宗王徽詢之子也又云高氏聖歷元和間事  
皆有記錄三韓自有史元和中獻樂兩部蓋唐樂御樂也

上曰他邦歸附中國者固亦不少如高麗其俗尚文其國王頗識禮義雖遠在海外尊事中朝未嘗少懈朝廷賜予禮遇皆在諸國之右近日進伶人十數輩且云口無無足取者止欲潤色國史爾安燾等出使其國中館伴乃與上節人從庭下相揖蓋以其國主與燾均禮故也 六年九月庚戌詔高麗國王王徽率令明州就本州或定海縣擇廣大僧寺以僧三十七人作道場一月罷散又作水陸一會徽立凡三十餘年其境東南臨海西北接契丹金國黑水自王建并新羅百濟之地至此蓋百七十餘年王居蜀莫郡曰開州號開城府新羅曰東州號樂浪府為東京王居東北二十日行百濟曰金州號金馬郡南十二日行扶

餘舊地曰公州號扶餘郡又南二十日行平壤曰鎬州爲  
西京鴨綠江爲北徼東所臨海水絕青下視十丈大凡海  
至高麗界則清水登州經千里長涉即濁地寒多山國王  
出平地嘗乘車駕牛或以馬涉山險乃騎官有中書省中  
樞院平章事參知政事中樞使翰林學士知制誥大抵倣  
中朝國子監四門學學者至六千餘人三歲一貢舉進士  
詩賦論明經試一大經一小經進士夜試給燭三爲蠟八  
兩燭盡不就即退榜放五十人書有東觀漢記百官以米  
爲俸或給田授罷隨官增減致仕乃已貿易亦用米而不  
用錢不禁民釀酒兵出於民番衛王府國人好佛法開城  
府有寺七十餘區興王寺僧千五百人官給田三百結俗



以田四方方四百步為一結田結收二百苫苫為斗十五  
正與中國一石等天聖以來使由登州入熙寧以後皆道  
明州言登州路皆沙磧不可行其自明州還遇便風四日  
兼夜抵黑山已望見其國境以黑山入島嶼安行使風七  
日至京口陸行兩驛至開州 十二月壬申上批祭奠高  
麗國使楊景略等奏辟李之儀書狀官聞之儀雖諧達吏  
方隨器可使然文章之稱不著士論緣高麗倍喜文中夏  
詞格乃彼所視仰宜得問學博洽用字整秀者乃稱茲選  
可召赴中書擬用書狀進呈吊慰蕃辟官準此 七年正  
月壬戌詔高麗王子僧統從其徒三十人來遊學非入貢  
也其令禮部別定儀勞之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

神宗皇帝

蔡確邢恕邪謀

元豐七年三月丁巳大燕集英殿中皇子延安郡王初侍立於前宰臣王珪率百僚廷賀宣答曰皇家慶事與卿等同深欣懌及珪等升殿上又諭王與珪等相見珪等復前分班再拜稱謝就坐久之乃退王年未嘗出閣上特令侍宴以見羣臣

哲宗熙寧九年十二月生此年九歲也舊紀書丁巳燕羣臣集英殿延安郡王立侍於御坐之側宰臣王珪率百官廷賀及升殿上命與王相見久之王乃退新紀但

書侍側廷習

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爲資政殿學士初元豐五年將行官制上於禁中自爲圖帖定未出先謂輔臣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助確乃已及除光第四任提舉崇福宮詔滿三十箇月即不候替人發來赴闕蓋將復用光也是歲秋宴上感疾始有建儲意又謂輔臣曰宋舊建儲其以司馬光及呂公著爲師保

此據邵伯溫元祐辨証及呂大防所爲呂公著墓碑大防止稱公著不及光當考

蔡確知光必復用欲自託於光乃謂職方員外郎邢恕曰  
上以君實爲資政殿學士異禮也君實好辭官確晚進不  
敢進書和叔門下士宜以書言不可辭之故恕但與光之  
子康書致確語康以白光笑而不荅亦再辭而後受之  
八年正月戊戌上寢疾日昃三省樞密院詣內東門請  
入問聖體遣內當御藥院梁從政劉惟簡傳宣故宰臣王  
珪等再附從政奏乃令從政等引入見上於福寧殿東寢  
閣自是問聖體皆如之 己亥詔不視事五日三省樞密  
院問候於福寧殿東寢閣宰臣言上未視事應合行事乞  
權作聖旨行出以聞事體稍重者進畫施行上不能言首  
肯之晚再詣福寧殿上書字諭王珪等自來日可只早入

庚子執政官晚再詣內東門內侍傳宣放自此惟一入  
乙卯上手書字諭王珪等自今可間日入問自戊戌上  
不豫三省樞密院日至寢閣至是上小瘳故有是旨 丁  
巳王珪等言聖體向安御殿有期臣等不勝欣喜上欣然  
首肯之 二月癸巳上疾甚遷御福寧殿東閣之西間三  
省樞密院入問聖體見上於榻前王珪言去冬嘗奉聖旨  
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閣願早建東宮凡三奏上三顧微  
首肯而已又乞皇太后權同聽政候康復日依舊上亦願  
視肯首既遷移班東閣皇子及皇太后朱德妃皆在簾下  
珪等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皇太后辭避入內都知張茂  
則言皇太后且為國家社稷大事不宜固辭珪等請至於

再三皇太后泣許珪進言自去歲上令皇子侍燕羣臣皆嘗見之今必更長立乞再瞻覲是月三省樞密院親王自朔日至今日由內東門入問候於福寧殿惟是日未後再入先是蔡確疑上復用呂公著及司馬光則必奪已相乃與邢恕謀為國位計恕故與皇太后姪光州團練使公繪寧州團練使公紀游上初寢疾恕密問公繪且言疾可憂狀恕聞此更起邪謀確嘗遣恕要公繪公紀二人辭不往明日又遣人招置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職方恕曰家有桃着白花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幸留一觀入中庭紅桃花也鸞曰白花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右相今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郡王幼冲宜早定議雍曹皆賢王也公繪等懼

曰君欲禍我家徑去已而起反謂雍王顯有覲觀心皇太后將捨延安郡王而立之王珪實主其事與內殿承制致仕王棧共造誣謗械開封人嘗從高遵裕掌機宜於涇原傾巧士也故起囚之又知確與珪素不相能欲借此以陷珪他日亞問確曰上起居狀比何如確曰疾向安將擇日御殿起微哂曰上疾再作矣音直視聞禁中已別有處分首相外為之主公為次相獨不知邪一日片紙下以某為嗣則公未知死所矣公自度有功德在朝廷乎天下士大夫素歸心乎確竦然曰然則計將安出起曰延安郡王今春出關上去冬固有成言羣臣莫不知公盍以問疾率同列俱入至於上前白發其端若東宮由公言而早建千秋



萬歲後公安如泰山矣確深然之起又曰此事當略設儀  
令與平時不同庶可以自表見其曲折第告子厚同列勿  
使知子厚章惇字也確謝謂起曰和叔見子厚具言之惇  
固凶險即許諾遂與確定議仍約知開封府蔡京以其日  
領壯士侍變於外廷謂曰大臣共議建儲若有異議者當  
以壯士入斬之是日三省樞密院俱入問疾初亦未敢及  
建儲事既退乃與樞密院南廳共議之確惇屢以語迫珪  
幸其應對或有差誤即以珪爲首誅珪口吃連稱是字數  
聲徐曰上自有子復何議蓋珪實無他志但口縮不能先  
事納說所以致疑及是出語確惇願無如珪何尋復入奏  
得請俱出逢雍王顥及曹王顥於殿前惇更屬聲曰已得

旨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矣奈何顓曰天下幸甚已而禁  
中按堵如故輔臣等各罷歸翌日遂立皇太子確博京恕  
邪謀雖不得逞其蹤迹詭秘亦莫辨詰各自謂有定策功  
事久語聞卒爲朝廷大禍其實本怒發之 三月甲午朔  
執政詣內東門入問候皇太后垂簾皇子立簾外皇太后  
諭珪等皇子精俊好學已誦論語七卷略不好弄止是學  
書自皇帝服藥手寫佛經三卷祈福因出所寫經示珪等  
書字極端謹珪等拜賀遂宣制立爲皇太子改名煦仍令  
有司擇日備禮冊命又詔應軍國事並皇太后權同處分  
候康復日依舊未刻執政再入問聖體進呈立皇太子例  
降敕皇太后諭珪等皇太子立大事已定天下事更在御

等用心珪等言朝廷法度紀綱素具臣等敢不悉心奉行  
自此執政日再入 乙未命吏部尚書曾孝寬為策立皇  
太子禮儀使翰林學士柳潤甫撰冊文戶部尚書王存書  
冊大禮部尚書韓忠彥書寶 戊戌上崩於福寧殿宰臣  
王珪請遺制哲宗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  
為皇太后德妃朱氏為皇太妃應軍國事並太皇太后權  
同處分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如向來典禮有所闕失命  
有司更加討

元豐末建儲事諸家異論紹興史官既別加考定專取  
元祐舊文固得本實矣第恨弗詳今參取諸書稍增益  
之推原後來致禍如彼慘毒者蓋由王珪任首相不早

建白立太子致蔡確章惇蔡京等得乘隙造謗而萌芽  
則自邢昺發之其令蔡京領劄子入內庭確惇當時亦  
必有他說始珪故珪不以爲疑然開封知府何與朝廷  
事此政坐珪愚闇耳若珪能即拒絕既無疑似之迹則  
橫禍又何從而來疑似之迹當時不過如此耳其後浸  
潤轉加增飾遂有宣訓事粉昆事黃履疏高士京書至  
蔡懋宣和間劄子用誣訛文字託名御製極矣誠可爲  
痛哭也非建炎初聖主覺悟果斷明辯則朝廷之禍豈  
有極乎此事既存真實仍悉取異說附見於後庶觀者  
瞭然究其真實謬妄小人情狀無所遁逃亦猶孟子必  
著許行楊墨等語不用掃除絕滅之也 哲宗新錄宣

仁聖烈皇后傳云先是元豐七年三月大宴中宮廷安  
郡王侍立王珪率百官賀及升殿神宗又諭王與珪等  
相見復分班再拜稱謝是冬諭輔臣曰明年建儲以司  
馬光呂公著爲師保神宗彌留后勅中人梁惟簡曰今  
汝歸製一黃袍十歲兒可衣者密懷以來蓋爲上倉猝  
踐祚之備神宗太母所以屬意於上者確然先定無纖  
芥疑邢恕傾危士也少遊先公著間蔡確得師保語求  
所以結二公者而深交恕確爲右僕射累遭恕起居舍  
人一日確遣恕要后侄光州團練使公繪等二人辭不  
往明日又遣人招置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舍人恕曰家  
有耗着白華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幸留一觀八中

庭紅桃華也驚曰白華安在起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  
腹心上疾未損延安幼冲宜早定議政嘉皆賢王也公  
繪等懼曰君欲禍吾家徑去已而起反謂后與王珪為  
表裏欲捨延安而立其子顥賴已及惇確得無變確使  
山茂韓縝簾前具陳起等所以語太后者使還之日暴  
其姦再貶知隨州尋竄新州劉摯拜左僕射起坐黨與  
謫監永州酒新錄載建儲事具此確貶新州起嘗永州  
皆元祐四年五月事摯拜右僕射乃六年二月事不知  
新錄何故相連書之恕除起居舍人在元豐八年七月  
二十四日方神宗寢疾時恕但為職方員外公繪公紀  
遷園綽使在哲宗即位後此時但為刺史耳新錄稍似

抵牾今改之趙子崧云余既書元豐末命紹興二年四月避地潯江偶司諫韓璘叔夏謫監潯州監稅暇日語及因借得其父文若記莊敏丞相作樞密長時神宗服藥日久韓一日語張璪曰上服藥日久建儲如何璪曰子厚多言試說與看韓乃語韋惇惇曰此議甚好二相亦以爲然約集議於密院南廳屏人留筆硯一副紙數幅就坐久之皆無語韓視王珪曰今日之議立延安郡王爲太子延安郡王去年上巳令侍宴出見羣臣又有旨四月一日出閣此事何故都無一言珪云諸公之議亦珪之意也別有何疑張璪推筆硯紙與惇令於紙上寫立延安郡爲皇太子來日至寢門召內臣張茂則云

今日奏事欲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茂則令於御榻前  
設素珪將所書紙鋪在案上奏欲立延安郡王爲皇太  
子時神宗風眩不能語但慘怛久之衆皆立未敢復言  
時太妃亦在帳中露半面國婆婆抱上坐頃之再奏國  
婆婆云聖意已允王珪問茂則太后在甚處太后自云  
在此中茂則令內臣張釐太后在簾下云相公等立得  
這孩兒直自孝自官家服藥只是吃素寫經簾內出經  
兩卷一卷延壽經一卷消災經逐卷後題云延安郡王  
臣某奉爲皇帝服藥日久寫某經一卷願早康復自簾  
內宮人抱出哲廟哲廟裏帽子着衫帶立於簾外諸公  
環侍久之無他語遂宣制施行後神宗上仙宣遺制立



皇太子內外忻戴初無異聞已上韓氏手錄不敢增損  
一字案子崧所書與伯溫辨誣所載並同辨誣具注在  
三月甲午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一

哲宗皇帝

宣仁垂簾皇太后附

元豐八年三月戊戌哲宗即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  
后爲皇太后德妃朱氏爲皇太后應軍國事並太皇太后  
權同處分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如向來典禮有所闕失  
命有司更加討論是月辛丑羣臣詣閤門上表請皇帝  
聽政又詣內東門請太皇太后聽政皆批荅不允自是表  
三上從之乙卯禮部御史臺閤門奏討論故事詳定御  
殿及垂簾儀每朔望六參皇帝御前殿百官起居三省樞  
密院奏事應見謝辭班退各令詣內東門進膀子皇帝雙

日御延和殿垂簾日參宮起居太皇太后移班少西起居  
皇帝並再拜三省樞密院奏事三日巳上四拜不舞蹈候  
祔廟畢起居如常儀簾前通事以內侍殿下以閣門凡軍  
頭司引呈公事可以權付有司者續具條奏吏部磨勘奏  
舉人垂簾日引見應謝辭臣寮遇朔望參日不坐並先詣  
殿門次內東門應得賜者並門賜從之 四月乙亥詔以  
太皇太后七月十六日生辰爲坤成節 五月甲午詔太  
皇太后母韓越國太夫人凡給賜倍常儀 七月甲辰禮  
部尚書韓忠彥等言太皇太后於皇太妃稱賜皇帝稱奉  
百官不稱臣從之 元祐元年正月甲午承議郎守起居  
舍人邢恕權發遣隨州先是恕已除中書舍人而言者謂

其游歷權貴不自檢慎故也。起常教高公繪上書乞尊禮太妃為高氏異日之福。太皇太后呼公繪問曰：汝不識字，誰為汝作此書？公繪不敢諱，并以起新命絀之。

起教公繪上書，據邵伯溫辨証，邢起之孫緡作其父言行錄之欽成皇后為皇太妃，自山陵回，御藥吳靖方窺伺宣仁旨意，以太妃過失為獻，謂隨靈駕曾發笑，緡絀以故相留守西京，親至境上迎迓，引見皇太妃，納拜，殊不為禮，亦無慰勞之言。公聞之，朝路與宣仁猶子公繪相遇，因及此，公曰：太妃昔則先帝之妃，今乃主上之母，小人間謀漸不可長。公繪矍然，遂密奏疏以為宜加尊禮，仍引語切直，過當不止。如公所言，宣仁覽訝，公繪大

訐知公繪與公素厚前此公繪屢有密奏太后無不欣納往往以爲得之於公也直道人語曰誰教汝爲之莫是邢某與汝做來若不實說即根治公繪迫緊即吐實云入疏時邢某實不知臣自爲之然邢某之意亦如此韓縝微聞之因而媒孽無所不至劉拯縝客也乃入削言公關與政事交游執政遂以爲名罷中書舍人以本官知隨州溫公即有簡與公曰和叔此行出於意外先居政府不能爲和叔別白負愧誠深蓋以中口有交游執政之言恐益爲和叔累故也其後明前兩月溫公檢公被責一宗文字欲將上辨白諸公勸之以爲不若待至赦後而赦前兩日溫公薨矣時呂公亦在政府與溫

公意合而林希素忌公其弟旦方為言官初旦事温公欲為省郎未及白用希薦於韓乃為工部員外郎遂除殿中侍御史恐公遠還朝乃於赦後未開假日入疏論公曰呂公著素與邢某厚善今來既經明堂公著必須復引邢某還朝乞未得令還自是申公避嫌不復敢言然希旦亦不為公論所容未幾兄弟相繼迎去時申公方或旦既犯申公衆論不與非特公也繹所載如此蓋多妄說姑附見

辛丑詔太皇太后出入儀衛並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內故事不可考者依慈聖光獻皇后例施行 辛亥詔以時雨稍愆太皇太后躬詣太一宮集禧觀祈禱 閏二月丁

未宰臣韓絳等上表請特建太皇太后皇太后宮殿太皇太后宮以崇慶殿以壽康皇太后宮以隆祐殿以慈徽為名詔候過諒闇令有司檢舉施行十月庚子御史中丞兼侍讀劉摯侍御史王巖叟同入對摯先進前謝侍讀之命宣諭曰以卿有公望故用卿就箔前四拜巖叟即前謝侍御史之命宣諭曰以卿有材德故任卿摯先進奏劄子乞罷武臣試換文資法讀訖巖叟進劄子論聽言與用人二事又請摯奏差役事近甚有人動搖乞陛下守定差法巖叟曰昨司馬光上章奏差法非司馬光所造之法乃是祖宗百餘年行之已便之法祖宗時人情熙熙天下安帖只以此法後因王安石誤朝廷行雇法遂至紛然祖宗法

莫最好又曰今只爭差字在字陛下既定差字便是祖宗法也摯又曰自陛下因司馬光天下弊事十去六七今但修完勿使移改太皇太后曰可惜此人公正無毫髮私國家不幸摯曰司馬光雖歿太皇太后如此至公誰為私昨罷章惇知揚州甚合公議太皇太后曰章惇昨來得罪為無禮豈可便移摯曰應是失勘會太皇太后曰應是差錯前時問他執政來不知誰主張云為其親老太皇太后曰若大辟罪人為親老不成不償命有對者曰於法父母年八十無兼侍亦貸命摯曰國家典憲於大臣不說如此巖叟奏曰若歲月合移及若告詞引明堂恩霽則自不消論應曰極是極是豈可裁半年便移又曰其子章惇者亦上



書言執政陷他父故除揚州今日三省進呈宋呂大防言  
臺諫官又言執政取悅章惇其子却言陷其父太皇太后  
曰他乞留中却與降出教他執政輩知惇曰小子狂妄敢  
如此惇遂言曰臣等有一事奏陳此事體甚大巖叟曰緣  
為今來修祖宗實錄須要合辨明惇曰此事太皇太后陛  
下合記得不知當日英宗立為太子是至和間已定邪直  
到嘉祐六年方定邪不知宰相是何人太皇太后曰宮中  
只知是韓琦已前文秀博富弼輩雖曾言只是乞選宗室  
賢者其時敢指名巖叟奏曰既陛下分明知得比是子細  
不勝幸甚惇又進曰今正人端士少小人多乞進正人在  
朝巖叟又曰正人盛則小人消正人不厭多太皇太后曰

正人可知不厭多正人多小人自出頭不得也巖叟又曰  
先詔諭令二三老臣多方進拔正人摯曰二三老臣亦必  
體朝廷不敢私太皇太后曰只爲近日差除中也則老言  
語摯曰些小須有臣等不敢放過摯又奏曰臣曾薦數人  
已蒙用一二餘更望採用又論卿等有正人但奏取入來  
又曰不拘甚事但事事言來 十二月庚子傳堯俞王巖  
叟同對延和殿堯俞前謝太皇太后曰以卿有材望用卿  
堯俞拜訖未奏事先問曰今天下政事如何堯俞稱善且  
曰但恐陛下臨御日久稍有怠墜如兢兢業業日謹一  
日常以大公之德自守則天下無不治太皇太后曰除是  
昏昧便如此又曰保甲保馬須是先罷其餘閑慢者且休

嫌於更改太猛巖叟進曰若果是閔慢則可若於民有害則亦不可不改也應曰害民則須改堯俞既請劄子大要謂謹始敬終巖叟奏第一請廢葭蘆吳堡二寨劄子堯俞奏曰大率昨來新取者城寨皆可廢不獨此二寨也太皇太后曰此盡是向來小人欺朝廷做底待令施行第二言曾肇劄子太皇太后曰且令試巖叟奏曰試之已見踈謬又進曰此是小人今皇帝陛下日長一日正要左右前後皆正人涵養盛德豈可放此等人在左右極為不便應曰待相度巖叟曰臣已上章言其不當陛下置臺諫只要察執政除改不當今若不存則執政遂將自肆言路亦無由敢言若如此臣不敢安職臣只是忠於陛下應曰此固是

堯俞曰王巖叟忠實言不輕發又曰待相度巖叟曰今日  
乞陛下一言果決蓮應曰待指揮巖叟又曰不知臣等章  
疏降出否曰已降出巖叟曰不知今日三省曾進與不曾  
進曰未曾進呈巖叟曰乞早降出今日文字應曰待使降  
出 二年二月己丑禮部言太皇太后玉寶請以太皇太  
后之寶六字爲文皇太后金寶以皇太后寶四字爲文皇  
太妃金寶以皇太妃寶四字爲文從之 辛丑三省同奉  
聖旨將來太皇太后受冊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皇太后  
受冊依熙寧二年故事皇太妃與皇太后同日受冊皇帝  
於殿上發冊令禮部太常寺詳定儀注聞奏 三月甲寅  
內批付三省將來太皇太后受冊有司雖檢用章獻明肅

皇后故事當御文德殿願予涼薄豈敢上比章獻明肅皇  
后所有將來受冊可只就崇政殿宜令三省敘述太皇太  
后此意降詔施行仍先具詔本進入後數日執政奏事延  
和殿太皇太后諭曰性本好靜昨止緣主上冲幼權聽政  
事蓋非得已況母后臨朝非國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朝  
豈女子所當御宰相呂公著等言陛下執謙好禮冠映古  
今加以恩慮精深非臣等所及 七月戊午中書舍人曾  
肇言伏見太皇太后陛下昨者深自抑損時發德音不欲  
臨御外朝退就崇政殿受冊詔書一下中外嗟嘆忠義之  
士至於感泣況臣待罪侍從嘗獻誓言不謂偶合聖心特  
加收採臣竊聞近日有司建議坤成節於崇政殿上壽其

外殿賜酒并文武百官拜表班次並附天聖三年故事施行今者三者樞密院乃不全用天聖三年故事及今日有司之議將降朝旨令文武百官諸軍將校隨班行上壽禮此臣之所未諭也太皇太后昨降書以謂不敢自同章獻太后出臨外朝故就崇政殿受冊竊詳聖意務從抑損今乃百官將校皆赴崇政殿廷立班上壽則是天聖八年以前之所未有其禮更增於舊在陛下謙恭抑損之志前後本末似不相稱 己未太皇太后詔坤成節可只依天聖八年以前章獻明肅御崇政殿上壽禮 九月辛亥太皇太后遣中使賜宰臣執政酒菓并黃金三百兩犀帶兩條諭旨云知卿等於邊事極留意勞心故有是賜其御封物

仍不許辭免 乙卯發太皇太后再寶於大慶殿太皇太后御崇政殿受冊 三年七月癸丑太皇太后手詔皇帝嗣位於茲四年華夏來同天地並應而皇太妃以恭儉之德鞠育之恩雖典冊以時奉行而情文疑有未稱皇帝以祖考之奉尊無二上而吾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其推天下之養以慰人子之心宜下禮部太常寺討論如於典故有褒崇未盡令開具以聞 政目在八月 十月庚辰禮部言皇帝推隆母道皇太妃合依皇后緣尊無二上理有屈伸考之歷代又國朝典故無稱殿立殿名者先是詔禮官詳議皇太后所居宮閣名號以聞太皇太后諭執政曰皇太妃並依皇后當悉如之漢唐典故如何文彥博曰固有

不可盡同者呂大防曰漢唐間非正之事於聖朝不可引  
用太皇太后曰此非因人有言特恐於禮有關也呂公著  
等請依禮官所定從之 閏十二月甲寅太皇太后宣諭  
輔臣曰近已降指揮裁減雜流本家所得恩澤亦宜減四  
分之一呂公著等言陛下臨朝聽政本殿恩澤自不當限  
數向來止用皇太后例豈可更有裁損再宣諭曰今來官  
先自宰執已下恩澤皆有減損本家亦須裁定要自上始  
則均一矣公著曰此盛德之事當討究本末以聞已而詔  
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  
太后皇太妃準此四年三月甲申中書侍郎劉摯上書 見  
要注 四月乙巳左諫議大夫梁燾對延和殿奏以春夏屢



陰不雨皆人主猶豫不斷之象願面詔大臣協忠決議無  
留政事方今皇帝富於春秋太皇太后保佑聖躬制政廉  
惟臣下易以蒙蔽願正紀綱明法度采用忠言講求仁術  
坐使明恩實惠徧及四海望皇帝陛下時親政事將來臨  
御獨斷練熟機務太皇太后曰年來內中進呈文字常同  
商量官家出意決事皆有聖斷熹對曰聖德日新天下幸  
甚此太皇太后保佑之功也願官家更進聖學日課經史  
熟記實訓故事上納之 五月丁亥蔡確賁降英州別駕  
是日左諫議大夫梁燾等登對太皇太后稱獎曰卿等於  
此事極有功言事每如此天必祐之 詳見蔡確詩話十月  
甲寅詔太皇太后曾祖父母祖父母及皇太后皇太

妃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並追封以明堂推恩故也 十  
一月己丑太皇太后手詔曰吾總機務協助政綱雖克享  
治安而每懷抑畏今有司乃欲以天聖故事行會慶稱賀  
之儀顧惟菲涼豈敢比隆於先后其在典法亦當稽合於  
常規是日皇帝致賀於禁中羣臣奉表於東廡足以顯邦  
家之慶而形孝謹之風何必外朝乃爲具禮來年正月一  
日更不御殿受賀上壽候皇帝御殿禮畢百官並內東門  
拜表前此尚書禮部乃檢會天聖年章獻明肅皇太后元  
日御會慶殿受皇帝奉賀上壽及宰臣百官契丹使已下  
起居稱賀之儀爲請故有是詔 五年六月時宰相呂大  
防與中書侍郎劉摯建言欲引用元豐黨人以平舊怨謂

之調停太皇太后頗惑之蘇轍上言云云太皇太后命宰  
執於簾前詰之仍宣諭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  
言極中理宰相從而和之自此兼用邪正之說始衰詳見  
調停六年十一月辛亥詔曰朕獲承至尊休烈託於王公  
之上蒙成慈訓海內宴安恭惟太皇太后有聖德之徽懿  
居天下之崇高保佑朕躬功及宗社人神俱歸天地並既  
稽歲甲環循之次當慶符本始之辰仰贊壽祺用致誠祝  
昔在神考有奉先獻之禮嘗以此懇請再三典言傷財而  
誠悉罷永惟大德未報此而不圖將何以示孝欽於萬世  
而遠感於神明乎其以元祐七年太皇太后本命歲旦日  
齋在京及天下州軍在城僧尼道士女冠一日內在京於

中太一上清儲祥集禧建隆醴泉萬壽等六處宮觀大相  
國寺十禪院自正旦日各用僧道開建道場七晝夜宮觀  
罷散日該熙一坐在京外州軍自正旦日辨食設獄三日  
並支俸省錢嘉與臣民共增吉禱庶幾中外均被餘禧先  
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今日同皇帝聽政不可比先獻兼  
恐費國用呂大防曰所費亦不多太皇太后亦勿如此言  
韓忠彥曰謙抑過甚王巖叟曰此乃皇帝一善事不須過  
有退託遂降此詔詔詞學士梁燾所撰也 七年四月立  
皇后孟氏 五月壬子翰林學士梁燾言太皇太后陛下  
推護聖躬夙夜不倦保祐之功永福宗社今來選正中宮  
已得賢淑冬至大禮自當郊見天地人事上下協應維是

政機之煩久勞同聽歸斷人主不可過時此陛下今日甚  
盛之舉也願早賜處分以彰全德如以臣言爲然伏望而  
出手詔付大臣施行 十一月乙巳尚書左丞梁燾言臣  
昨在翰苑日嘗密具劄子披露肝膽冒聞聖慈致陛下每  
有宣諭必以不喜管事爲言常欲安靜此聖意之本也臣  
未嘗一日不思竊惟淵衷遠慮深誠用臣前言自適其時  
矣伏望檢會前奏早賜詔音歸斷人主以全大功 十二  
月左僕射呂大防以疾懇求罷政太皇太后宣諭曰主上  
富於春秋相公未可去位更少俟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大  
防乃不敢請復起視事 八年八月辛酉太皇太后有疾  
上不視事壬戌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彥劉奉世

入崇慶殿問聖體大防等言元豐五年神宗皇帝服藥常  
降在京及畿內罪人太皇太后曰莫不消如此大防曰元  
豐中神宗皇帝自以聖躬服藥降此指揮今上為太皇太  
后於禮尤順上曰依故事前此凡奏事上未嘗處分至是  
上以太皇太后意在諫抑故有此宣諭 丁卯呂大防范  
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孝劉奉世入崇慶殿後閣問太皇太  
后聖體太皇太后論大防等曰今疾勢有加與相公等必  
不相見且善輔佐官家為朝廷社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  
太后獨留純仁意欲有所屬也上令大防以下皆住太皇  
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公等試言九  
年間曾施私恩與高氏否大防對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

何嘗以私恩及外家太皇太后曰固然只爲至公一兒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大防曰近聞聖體向安乞稍寬聖慮服藥太皇太后曰然政欲對官家說破老身歿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謂大防曰公等各去吃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

此段據邵伯溫辨証并恭博直筆刪脩恭博云是日社按戊辰乃二十三日而實錄太皇太后謂呂大防等必不相見乃二十二日或太皇太后豫言之今止從實錄係之二十一日

九月戊寅太皇太后疾革宰臣等入問聖體見上於崇慶

殿之西楹上泣曰太皇太后保佑朕躬功德深厚今疾勢至此爲之奈何應祖宗故事有可以尊崇追報者宜盡施行是日太皇太后崩 己卯文武百僚詣崇慶宮聽太皇太后遺詔園陵制度依章獻明肅皇太后典故詔有司易園陵爲山陵 癸卯翰林學士兼侍講范祖禹上言臣伏以天下不幸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號慕哀毀孝性天至在庭聞者無不推憤今將總覽庶政延見羣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又曰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迓先帝之臣此乃離



問之言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聽政之日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已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衆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又曰太皇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地故不可不豫防之此等既上誤先帝而今又復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 十月丙午中書舍人呂陶上言 見述

元祐黨

紹聖元年二月己酉葬宣仁聖烈皇后於永厚

陵 己未祔宣仁聖烈皇后神主於太廟 戊辰詔曰朕  
昨親奉皇太后聖諭皇太妃保育之德著於中外雖已備  
極崇奉而儀節之間猶有未稱蓋舊儀雖全比皇后而宮  
闈輿蓋之制及出入所用宜有所加苟於本朝祖宗以來  
母后之制有所差降則褒隆之數可以施行朕恭承玉音  
惓惓慈訓其下禮部太常寺禮官參考典禮儀制及臣僚  
上牋拜名命婦進見等儀式聞奏 元符元年三月戊午  
三省言究治取問所奏前皇城使張士良辭服士良以御  
藥院官給事宣仁聖烈皇后與陳衍更直宮中掌文書衍  
主看詳進呈定其所降付士良書其事於籍其所降付某  
處其所從違某事皆衍自與奪頒降未嘗以聞上聽間有

臣僚奏請東朝還政者衍輒詆之曰此不忠不孝之人也  
匿其奏置榻中不以聞東朝亦不以聞於上及與呂大防  
往來以合密賜大防妻皆不以聞上坤成節北使朝見太  
皇坐間疾發扶掖坐殿後御閣衍指揮簾外使臣依次第  
虛進酒上食至畢外廷皆不知奏除范純仁右僕射召文  
彥博平章事於是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右諫議大夫安惇  
言司馬光劉摯呂大防等忘先帝厚恩棄君臣之義乘時  
信便冒利無恥交通中人張茂則梁惟簡陳衍之徒獵取  
高位快其忿心盡變先帝已成之法分布黨與悉據權要  
公肆詆誣無所忌憚既而自知其罪終不可逭深懼一日  
陛下親政則必有欺君罔上之刑乃回顧却慮陰連內外

包藏禍心密爲傾搖之計於是疏隔兩官及隨龍內侍十人悉行放罷以去陛下之腹心廢受遺顧命元臣置以必死之地先帝任事之人無一存者以剪陛下之羽翼先帝之所治而得罪者縱而釋之以立陛下之仇敵先帝之所忌惡而棄逐者收而用之以植陛下之怨讎以王府爲要途以朝廷歸私室上下協心同惡相濟意在不測云云臣等竊觀上項事節大逆不道蹟狀明白揆之以義獄之以法死有餘責所有陳行罪在不赦亦乞更賜審問正以國法詔衍特處死令廣西轉運副使程節泄其刑 徒士良羈管於白州 初章惇蔡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謀所以排陷之計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又

青呂大防劉摯梁燾范祖禹劉安世等過嶺意猶未愜仍用黃履疏高士英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聖烈皇后上頗亦惑之最後起同文獄將悉誅元祐大臣內結宦者郝隨爲助專媒孽垂簾時事建言欲追廢宣仁聖烈張士良者前竄雷州惇卞逮赴詔獄欲使證宣仁聖烈果有廢立意及士良既至以舊御藥告并列鼎鑊刀銘置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官言無則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何可欺也乞就死京惇無如之何但以陳衍罪狀塞詔宣仁聖烈廢立之議由是得息而惇卞終不肯釋元祐舊臣京惇進呈摯等事目上曰元祐人果如此乎京惇曰誠有是心然反形未具上曰

摯等已責遊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戮大臣其釋勿治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一